

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
歐陽中石 主編

編纂

文津閣四庫全書
書畫藝術文獻匯編

第三十冊



商務印書館

本冊書目

六藝之一錄(二) 二十八卷至六十一卷
清・倪濤

欽定四庫全書

升龍之一錄卷二十八

錢塘倪濤撰

石鼓文

石鼓

雜文上

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七畧

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

異體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傳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焉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蕪采

其意

法書
要錄

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威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鏤鍼

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若取于詩人則雅頌之作也

亦所謂楷隸曾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漁獵其中

張懷瓘
書斷

史籀周宣王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

宣王時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更

部侍郎蘇勗叙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李斯最

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即其文也

述書
賦注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

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唐貞觀中

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

久謫闕然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

紀錄尤可嘆惜

元和郡
縣志

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篆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舊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

鳳翔府夫子廟

周氏法
書苑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

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

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

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

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

識者過半予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

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三

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集古錄

觀石鼓文愛其古蹟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者或移之左右上下

惟意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

蔡襄石鼓文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廣作

山谷題跋

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剥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于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在

按岐陽十鼓乃周宣王內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講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駿功于十

鼓以永鎮于岐周者也其曰我馬既同車攻之徂東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四

也其曰佳魚魴鱮吉日之宴語也其文高字古雖龍騰蛟躍鸞下鳳翥亦不能擬其萬一誠楊修不能妙其語子雲不能識其奇者矣摩挲徙倚之餘雖字體不知伊誰之筆作誦者必當時之吉甫也嶧山之碑原廟之晏孰有過于斯焉

鍾鼎款識

右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

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麓石如今世以為確曰者性既堅頑而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缺又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

事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金石錄

古之石刻存於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於野司馬池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五

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確磴者古篆刻缺可辨者

幾希

墨客揮犀

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

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

諸道石刻錄

歐陽集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三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今資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蓋余先世所藏本猶在集

古之前也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併錄之以見三代書跋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

資古志錄

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東坡先生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變韓愈有蝌蚪書後記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六

得其依據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蝌蚪書者而石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蚪先生今詩乃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于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蓋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于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鱣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魴維鯉而子由云魴鱣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

詩其見於經所作者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上無名氏故又云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

某也

趙考林東坡詩注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勲表于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為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七

此書不見於古唐乃得于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為雅頌亦恨不得在六經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驚潛動蟄金絕鐵索特以其書傳爾顧未暇倚撫其文列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微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懔懔夷夏故愈謂此為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於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

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三公後世以為絕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實蒙以為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田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據矣然為諷為美其知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於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八

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于岐山以合諸侯況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為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据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蚪斗書則謂篆為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

得以定為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絕當時以為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為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盼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九

好奇者不道此書廼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入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勲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謠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耶曰轡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係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

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為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為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攷于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我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廣川書跋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況蘇最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十

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能改齋漫錄

石鼓文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叙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跡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所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剝苔蘚澀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

臣史籀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網凌遲四海沸
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應嗟
我辭嚴義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為
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
能作言固同矣但篆書行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
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
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存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畧相
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款惟字叅鼓刻惟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十一

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
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繁辭非夫子所作僕于此書

直謂非史籀跡也

翟者年
籀史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
如鼓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
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
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紀錄
尤為可惜按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

蘇勗歐陽虞褚四子實為之先隋以前未聞也故歐
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為而深疑其奇
古如此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耶開元
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
考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傳
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不信也若夫寶泉張懷瓘所
著則特詳矣泉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獵碣十
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十二

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籀體與古文小異
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
子此語亦皆臆度之言耶或其嘗有所本也歐文忠
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
即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
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魴及鯉何以貫之惟
楊及柳則兼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文

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車攻詩合而其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也然古字有可恭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爾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為可證而大篆未必創于史籀古載又有可考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十三

也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杜預之為若言也雖不曰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

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攻之辭亦已明矣鼓辭不為車攻之辭則何所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于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為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于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既能明記岐蒐為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為不備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為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獵與後世不同名為從田其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十四

實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位之諸侯已遂識之于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爾也此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也

程大昌
雍錄

古今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皇之議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

金石以日為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前矣若夫伐石為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代之前無有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盤柶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為之則遂可盛可烹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異也今岐此鼓則石為之質既已不可考擊而專著其辭故人莫明其用且驚且疑也然而武城識政于策之為物豈其可為用器也與蓋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十五

物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今其伐石為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衆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托物為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周秦臣之言銘刻者遂兼舉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傳于後焉耳後漢橋玄之廟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為銘辭則曰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勲焉邕之

謂勲者蓋橋嘗剋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間用器而三器同為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必專為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勲為明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詩于典刑老成配對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

同上

世傳大篆起于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十六

世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而遂措之為宣鼓其亦近似而實有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與蓋藝文志記史籀兩學曰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顏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七章李斯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衛常曰斯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名為小篆則小篆固出于大篆矣至其對鳥跡立論則遂通指篆籀以為古文子孫

矣不曰史籀別為一種也常之說曰宣王時史籀自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各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創也王莽時甄豐考定六書自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則古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也是甄豐六書元無籀體而豐也亦不能即古文體中別白何者之為籀體也則謂籀體初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遺書字體最古而自易經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十七

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數四其變世但見其體為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于何世也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為籀體而即謂鼓字之為籀書籀書之為宣王時物也此予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同上鼓之數十先時散棄于鳳翔之野鄭餘慶取寘夫子廟中尚亡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傳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足當張懷瓘之為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而止考其時則元宗以後人也

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至寶泉但見墨本而曰石尋毀失則在鄭餘慶未嘗寘廟之前矣至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駝則是因餘慶收徙而其石得存也餘慶與韓同仕憲宗朝紹興壬子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詩韵次和謝之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冠難以來不知何在背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十八

及保和殿皆與昂同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文多不錄同上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詩曰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在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龍蛇走強推偏旁推點畫時得一遺八九是也東坡初仕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親見之也予之取古辭而叙辨石鼓也非獨不

曾見石鼓亦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
曉者而隨用其見以為之辨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錄
本予既得版本遂隨事而為之辨紹興辛亥有以墨
本見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點畫模糊皆不可
讀而其猶可曉解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
坡所謂眾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劍本其成字
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持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
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七

魚維何維鯁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此六句可讀
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
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標蓋疑鄭
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
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
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
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
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初為一鼓以補足之

也
上同

石鼓十篇大抵為敝符而作甲言敝乙丙丁戊己庚
辛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為敝狩而除道戊言
策命諸侯已言宮社而皆有事於畋狩也辛言敝狩
而歸也十篇而次成十目者後人之次也石鼓不見
稱於前代至唐始出于岐陽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
取置于鳳翔之夫子廟中堂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
傳師求于民間而得之十鼓于是乎足信知神異之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七

物終自合耳大觀中置之辟雍後復取入保和殿經
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
作蓋本韓退之之歌也韋應物又謂文王之鼓至宣
王而刻詩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據見然前代皆患其
文難讀然今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曉但其文不
備故有得而成辭者有不得而成辭者焉然篆書之
始大槩有三皇頤之後始用古文史籀之後始用大
篆秦人之後始用小篆然自續汗簡攷古尚書纂分

音之韵作象類之書其于古今文字粗識變更觀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簡近而易曉其間有可疑者若以也為毆以丞為忝之類是也及考之銘器毆見于秦斤忝見于秦權正如作越語者豈不知其人生于越作秦篆者豈不知其人生于秦乎秦篆本于籀籀本于古文石鼓之書間用古文者以篆書之所本也秦人雖初小篆實因古文籀書加減之取成類耳其不得而加減者用舊文也或曰石鼓固秦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三十一

文也知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則爾也石鼓何義乎曰古人制器猶作字也必有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類是也皆是作鳥獸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則取諸畜獸其受小者則取諸禽鳥先儒不達理于尊彝則妄造不適用之器而畫以鳥獸形爵雖象而不適用宣和間得地中之器為多放于古而

鑄祭器因以賜大臣其制作不類于常祀之器應知先儒之說多虛文也近陸氏所作禮象庶幾于古乎其于禮圖固有間矣款識之用則亦如是而取諸器物商人之識多以盤周人之識多以鼎盤鼎雖適用之器然為銘識之盤鼎不必識于用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類也嗚呼鼎鬲遠矣世變風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漸歟然觀京中原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盤鼎鍾鬲南粵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銅鼓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三十二

其間有有文字者有無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由其風俗之所用也南粵多銅錫故其鼓以銅岐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地中間亦得石鼓者南粵與楚蜀北連岐雍豈其所習尚者多同歟

鄭熱石鼓考序

石鼓文攷三卷鄭熊撰其說以為石鼓出于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

書錄解題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易李嗣

真張懷瓘寶泉寶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諸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歷代書亦厠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為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為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為之序乃摘舛毆二字以為見于秦斤秦權而指以為秦鼓偽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為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三十三

足為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感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為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于石鼓遠甚由始出于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于祿字刻于大歷九年顯暴于世工人以為

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畧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瀾于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于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沉泉壤近世始出于人間不可謂不稱于前人不錄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三十四

于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于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于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予言之為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視今為甚備而學者不敢為臆說自負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為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于大篆丞

毆二字見于秦器固無害况丞字從山取山高奉丞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于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為甚近事語尚在于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况蘇易之祖邳公綽用事于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于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考據獨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三十五

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磳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于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于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示

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雍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須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持未可知則拓本留于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者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叅校異同并攷數字書而是正之書于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

之復齋
碑錄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三十六

石鼓詛楚音皆直寶文閣臨川王順伯所為書也公稽古成癖至忘渴饑石鼓考辨尤為精詣蓋自南渡以還故家之藏絕不多見况摹有精粗故亦艱得佳本叅校同異宿秉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以先後得于北方及石林葉氏本訂其筆意粗得一二乃畧倣古人入行足成是書如詛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張公皆嘗有釋王氏尋訪未獲比歲里居得石林三文音釋頗備又傳從互市得朝那碑陰有

畢造記徙置宋城縣治是歲蓋紹興八年也先一歲為丁巳金人既廢劉豫至己未正月嘗歸我河南陝西地碑云歲在敦牂則戊午歲也其意亦不肯用彼年號故為此間歲月皆并錄之異時中原掃清猶可按圖問此石之在否也嗚呼自周至戰國遺文見於金石者不過三數祐陵悉萃之保和寶護甚至至用金填鼓文以絕摹拓一旦四海橫流泯焉無復遺踪良可哀歎此書之刻使好古者相與讀之猶足想絕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二十七

學于千載穆王吉日癸巳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解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內府矣其說為信因附末卷庶廣異聞第石林諸跋其間亦有譌舛而無別本可證不容臆決姑俟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

吳興施宿書

石鼓
音

岐陽蒐狩實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

補詩雅之遺佚

古文
先序

周宣王狩於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

樵各為之音釋王厚之攷正而集錄之施宿又叅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按此編孫巨源得于僧寺佛書龕中以為唐人所錄審爾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百年矣詳考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俱不合豈鄭為音釋時嘗得其本叅較耶惟甲乙之次與鄭異古文先注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助勞至大不矜伐文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
卷二十八

二十八

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襄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全上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

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

朱子詩
傳遺說

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闕磨滅或者得之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蓋因蒐狩講武